

第一编

论普遍有闲的社会

我在 1996 年初，以“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为题发表过一个谈话，其中指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

一、关于“闲”

“闲”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得已的劳动与非不得已的劳动，在时间上的分配状况，也就是不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劳动在时间上的分配状况。这种分配状况，在某个社会、某一个时间作为既成事实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范畴。

我们知道，每个劳动者一天 24 小时或一周 168 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为了再生产自己的工作能力、为了维持生活需要必须花费的时间，这就是用于睡眠、用于饮食和排泄、用于搞个人清洁卫生等的时间；还有一部分是可以用来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假定第一部分时间的长短不变（其实也不会绝对不变），那么第二部分时间的总长度也可以假定不变。这第二部分时间又可以分做两部分：一是不得不工作的时间，又可以理解为职业。既然已从事了这个职业，在这个职业的岗位上，那么你在这个时间内就必须——也就是不得已的从事劳动。这是把自由时间来换取从事职业的报酬。二是这种时间以外其他的时间，这个时间也可以称之为“业余时间”。这两部分的时间的分配，是可变的。

而这两部分时间的分配一方面有个人的原因，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应该视做是由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进步来决定的。

业内时间和业余时间这两种时间的定义该怎么下，它们如何彼此区分开来，在这里我不想作语言规范化的研究，而只沿用常识的理解。那就是全社会业内时间的总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各种需要而必须由劳动者投入的时间。这个时间要分配到每个劳动者的身上。劳动者每天每周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时间，我们可以用小时来计算。而在这之外（当然要扣除第一种为维持生活必需的时间），便是由劳动者个人每天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业余时间和我们说的休闲时间又不是同一个概念。业余时间同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一个概念。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去做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生产，从事学习和创造发明，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同人们一般讲的“休闲”是不一样的。人是喜欢有更多的时间由他们自己支配，不带任何勉强，不把它们视作谋生所必要，因而这种活动虽不属于“休闲”的范围，但从本人来说会感到更多的兴趣。

在业余时间中有一部分时间用在“休闲”上。“休闲活动”就比上面说的那些活动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轻松，他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享受。同样是读书，作为休闲的读书，同为了以研究某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为目的的读书不一样，它带有随随便便、兴致所至的性质。作为休闲的谈话，也同为了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不一样，也只是为了兴趣。人们把这种谈话叫做闲聊。旅游与出差工作也不一样。当然休闲与不属于休闲的活动之间的界限，往往很难划分清楚，而且因人而异。休闲活动可以在家里，可以在本地区的公共场所进行，也可以出门去旅游。我给旅游下的定义是“旅游是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它的特点是异地性、享乐性和休闲性。”因此，我不把在本城市娱乐场所的活动归入旅游的范围之内，去异地休闲才是旅游。也就是说休闲的外延比旅游要大一些。

休闲的活动可以只是看和听。看戏、看电影电视、看跳舞、看展览、看变戏法、听音乐、听说书、听说相声，它们都是休闲中的重要活动方式。休闲也可以本人参加这样的活动，即自己也去唱几首，跳几场。卡拉 OK 的成功，就是休闲者的参与，常使休闲者更为满意。

休闲的活动也可以利用零星时间或与其他活动同时进行。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不是最常见的事情吗？在饭桌上除了吃之外，闲聊也是一个重要的——即便不是更重要的——休闲内容。我一直为现在的城里不再有过去那么多的“茶馆”而遗憾。喝早茶、咖啡屋的功用代替不了过去的茶馆。

休闲也可以一个人看书、看电视，但常常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在一起活动。休闲与社会常常结合在一起。

体育活动更热闹些，这里说的体育活动不是职业体育运动员的活动。人们在休闲时间也常常去作这种或那种体育活动，这种活动除了能够使他们感到愉快之外，对身体的健康大有好处。

一定要讲清楚休闲不是不活动，不是绝对地使自己闲置在那里。有的闲可能使人很不愉快，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闲，需要排除的闲，需要用愉快的活动来填充的闲。休闲不是“休”闲，也可以说就是“休”闲。第一个“休”是不做什么事情，第二个“休”就是否定这个闲。

总之，是否属于休闲，是由活动是否使人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

休闲应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在业内时间闲谈说笑，是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者整个单位工作秩序不良的表现，不属于我们说的休闲的范围。

“闲”也可以分作“一般的闲”和“特殊的闲”：

“一般的闲”，指的是人们正在做和必须做的事情可以减少，而获得的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外的其他的事情。“闲”的状况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只讲“闲”的

一般，不去想一想“闲”的特殊。也就是说“闲”是有各种不同的“闲”。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有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闲”。

当然事物具有特殊和个别。个别的“闲”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一个闲。个别的“闲”太具体了，我不想在这里做更多的介绍。但是对特殊的“闲”，我认为是应该并且不难议论一番的。

一般的“闲”，是从职业观点来讲的。自工业社会以来，对工作时间都有个一般的规定。比如多年来在城市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中，实行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六个工作日——一般在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在西方国家实行得比较早，这同那些国家的居民信奉的宗教的教义有关。在我国实行星期日休息的制度何时开始，我说不清楚。我想应该是 20 世纪内的事情。1920 年我上小学时，学校已经有了星期天。对在我国实行休假的这一段历史，直到抗战以前我国许多商店工厂还实行每月初一、十五放假，或者每两周放一天假的制度。在建国后，我们强调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工作六个工作日的制度，这个制度普遍实行多年。从 1995 年我国开始推行了每周五天 40 个小时的工作制，因而人们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这种闲暇时间这里为了行文方便不妨称之为“假日闲暇”。

特殊的“闲”是指有一些人无所谓工作日与假日，广大农村居民就是这样。他们的闲暇时间是不按法律规定的工作时期和假日，而是由农村居民自己掌握，如种植业中作物种植管理和收获是有季节性的，按照这种季节性有忙时与闲时，忙月和闲月。这也属于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的“闲”，但不能用“假日闲暇”来表示。从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的职业的角度来看待的闲暇时间，原则上同农民大体相同。

在上面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对退休者来说，由于他已经不再花时间去上班，因此他们所享受到的不再是上班时间外的

假日闲暇。但是在分析这种闲暇的性质时，还应考虑到他们退休后的闲暇是由于他们长期在某个职业工作岗位上劳动而享受到的。但是这种闲暇，它的时间的长短就不受以一周工作多少小时的工作时间所制约。

有没有与职业无关的“闲”呢？

我想是有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失业（或称待业的人）的“闲”，那就是“赋闲”者之“闲”。

还有一种如我在文革期间中的“闲”。那时工作不让做了（挨斗受批、坐“喷气式飞机”总不能称之为职业性的工作吧）工资也扣了（并不是因为不工作的缘故，而是因为打成了走资派。不过还发了一些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的费用）。在文革期间有时也有不少闲暇，这种闲暇也不好归入从职业角度来考虑的闲暇。

我们还要看到，在假日人们并不都能得到闲暇，许多人还要从事必要的家务劳动和购物等家庭生活所需的劳务活动（有些服务部门假日不休息就是为了居民可以在这个时间内去购物）。严格讲来，从事这种劳动不能视作“休闲”或者“消闲”，从事这种活动的时间不能视为“闲暇时间”。剩下来的那个时间才能视作闲暇时间，这应该又是另一种意义下的闲暇时间。

闲的心情也是多种多样，也要掌握处理好和改进闲情。做到不因闲而闷得发慌，不因赋闲而精神不振，而能利用闲时的轻松、安宁、从容的心情，既得到紧张工作之间的休整，也能利用闲空，做忙时做不到或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闲情、闲逸是很可贵的。毛泽东是个善于处理忙情、闲情的高手。如在很忙的时间找一些比较闲的人谈些哲学问题。平时床上放着许多闲书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二、休闲业与休闲学

“休闲”是人们对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自

我支配的行为，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休闲方式。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有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休闲产业。休闲产业就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同时休闲者本人也要有实现自己休闲意愿所需要支付的财力，这就是休闲者实现他的自我做主是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不是陶渊明“息交游闲业 卧起弄书琴”诗中的那个“闲业”，也不是指导古代文人学士在闲暇时间内弄弄琴棋书画之类的活动，而是近代社会中一个很大的产业部门。这个产业部门形成的根据是，随着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有了更多休闲、消遣的需要，于是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产业部门来生产各种物质产品和提供劳务，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再进一步考虑到今天人们休闲、消遣方式的变化，这个产业部门不仅存在一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个多样化、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也就有必要发展一门能指导闲业的新兴学科——“休闲学”。

休闲学中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闲暇时间的形成、增多和居民休闲、消遣方式的进步，是一个必须充分重视的社会和历史问题。“休闲学”中还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休闲业这个产业部门的基本任务，是满足人们对休闲和消遣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休闲业当然要取得经济效益，否则休闲业不可以扩展起来，但休闲业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就是因为它能满足休闲、消遣这种社会需要。而要取得好的效益，就必须认真细致地研究这种需要。可是现在从事休闲业的人，往往不去研究“闲”这种社会现象，不去研究休闲、消遣这种生活方式，只考虑自己的财源，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应该纠正。

应该说，“休闲学”在我国刚刚开始研究，尤其在理论方面，还很少受到关注。当然这个学科又不能是一门单纯理论性质的学科。恰恰相反，关于操作和经营方面的休闲学的研究应该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这方面应该下很大的力气。我们要从各方面总结经

验，吸取我国和外国的经验和教训。

“休闲产业”就是为满足人们休闲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由于今天休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休闲产业的市场就必然很大。同时人需要各式各样的休闲方式，休闲产业也就一定是包罗多种多样行业的产业。

当然，能够满足休闲者需要的，可以是天然的自然界，也可以是满足某种休闲需要的设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休闲产业通常要收费，通常实行经济管理、从事经济经营。这样休闲产业就需要有人投资，有人去运作，而且还一定要有一系列其他产业为其服务。

在今天，休闲和休闲业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十分复杂，因此对休闲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来考虑。

也许可以说，休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发达国家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高到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步；而在发展中国家，如在我国，休闲产业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其发展速度也很快。

休闲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人只看到开展休闲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研究休闲本身，比如说，只讲“假日经济”，而不多讲如何使人过好假日的生活。而后者应该是发展休闲产业的目的和基础。

上面讲过一个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闲”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使得社会成员能享用更充分的和更好的产品。从消费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想到，从事消费活动也是要花时间的。有了消费品，如果没有时间去消费它们，这个消费品仍然不是现实的消费对象。何况人们在消费中除了需要有消费时间外，还要有消费的知识和本领，要取得消费知识和本领也要花费时间。特别是为了满足发展和表现自己的才能和个性的需要，人们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学习，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闲”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休闲的内容才

能越来越丰富。

“闲”的时间越多，如何使用好“闲”的时间的问题就突出来了。从个人方面来看，就有一个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支配好，使这段时间过得愉快、过得充实、过得有意思。从社会方面来看，也有一个如何帮助、如何引导人们支配好“闲”的时间的问题。为了使人们“闲”的时间过得好，有关的产业部门也要兴旺发达起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休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我想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先讲一个道理。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活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没有理由忽视。休闲会使人们愉快，它就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应有的地位。

其次从劳动者个人进步来说，休闲本身虽然是轻松的，但是各种休闲活动对于个人知识的长进、素质的提高也起着积极作用（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求有文化地休闲）。还有，从对做好业内工作来说，休闲得好，生活得到调剂，工作起来效率可以提高。外国有句谚语，“工作时间拼命地干，玩的时间痛快地玩，”就有这个意思。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休闲，就会在精神上带来不好的结果，影响工作。这些都是常识，是用不着多说的。

有人说，现在我们中国也还不那么富，社会上还有生活困难的人，而且还有一些贫困地区，我们应该多讲艰苦奋斗，不应该去讲什么休闲。发表这种意见的人，少了点唯物辩证思想，不懂得片面强调艰苦，甚至强调禁欲，并不能很快地增加财富，摆脱贫困。何况我国这些年来从整体上说人民生活还是逐渐富裕了起来，对过好休闲生活有更高的要求。从时间方面来说，现在也已经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全年有 114 天闲暇时间。人们休闲的要求也就有了提高。而且大势所趋，过了若干时日之后，我们的社会普遍有闲

的时间也许还会增加。不看到这样的历史趋势，不认识休闲在社会进步中的价值，我认为是缺乏远见卓识的。

“闲”、“休闲”、“休闲业”的学问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学术成果来推动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在这里我插进来讲一个“故事”。1980年我观察到我国政府的机构必须进行改革。我知道，政府的每一次机构调整都不是草率行事的，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反复斟酌，然后再做决定。但是在一个一个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总的一看就很不合理，这是缺乏长远考虑和对政府机构设置缺乏系统研究、理论思考的结果。那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我预计到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进展的结果，必然要求中央政府机构进行合理改组。于是我向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建议，希望我国各驻外使馆的研究室对驻在国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状况作一番了解，整成材料报回国内，作为研究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参考材料。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就在院内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小组。我们就想利用这样的材料。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外交部作了安排，不久寄回了几十个国家的材料。我在法国的材料中看到法国内阁中就有一个“业余部”。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是否有变化。即使现在法国中央政府不再有这个业余部，曾经设置这样的机构，还是说明了法兰西国家对业余问题的重视，反映业余时间支配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我国是一个休闲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但是将休闲作为一门学问，特别是作为社会进步的大事来研究还很欠缺。马克思在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我希望我们在休闲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 闲 ”

——最大最大的字眼

“ 闲 ” 是同 “ 社会生产力 ” 这个大字眼密切联系的事物。

“ 生产力 ” 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闲暇的生产和增长。“ 闲 ” 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能不是一个大字眼吗？

在人类历史的蒙昧与野蛮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要付出全部时间，谈不到什么空闲。以后才有了非常可怜的空闲，同时也就产生了人类最初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保持生产力发展势头所必需的产品和劳务，要耗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长。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并行发展的。与文明成了孪生姊妹的 “ 闲 ”，也不能不是一个 “ 大字眼 ”。

“ 闲 ”，不只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促进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因素。

那些够得上世界文明精华的文学作品，难道不大都是 “ 闲人 ” 写的吗？同时世界上的哲学名著又有哪些不是 “ 闲 ” 的产物？我对文学家的生平不熟悉，要举例就得查书，不过我相信我说的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准确性。中国的屈原是不受楚王重视的，陶渊明是个闲散的人，唐宋的那几位受贬的文人……直到曹雪芹……。还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普希金……。哲学家需要冥思苦想，急急忙忙的人要成为大哲学家是没有可能的。

自然科学研究同文学、艺术、哲学不太一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有点闲空，在闲空的时间里产生灵感。Hilbet 就提倡漫步。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和比他大三岁的

Hauwatg 和比他小两岁的 Minkowski 相约，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在校园内一棵苹果树下碰头，然后一起散步，考虑数学上的问题。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为大数学家。

我还想起牛顿发现“变分法”、“二项式定理”等的故事。有一年伦敦瘟疫流行，牛顿从剑桥三一学院回到伦敦自己家里休息时发现了这些原理。我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创造性的伟大作品是奉命赶任务作出来的。当然我不否认也会有某些非要有一个很大的集体才能完成的业绩，如阿波罗登月计划等，但那也要充分发扬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闲暇时间是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讲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有了这种前提，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会更多。与自由创造有着本质联系的“闲”，也就必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

还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不足，历史上、社会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用到比较多的闲暇时间。“有闲的人”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社会只能是一小部分。因此有了“有闲阶级”这样的名词。“有闲阶级”这个词在二三十年代常听说。记得也出版过以此四个字作为书名的书。到了近代，闲已经不只是很少人享用的财富了，一般的劳动者也会多少有点空闲时间。

大多数国家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实行了每周五日四十小时的工作制。当然即便是在发达国家还有不少人处在贫困线下，他们谈不上什么闲暇。不久前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也赶上来了。

同时家务劳动的机械化、社会化或多或少地减少了烦人的家务劳动，这是当代发展中值得欢迎的现象。

从现在看将来，如果不属于闲的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的道路。那时整个社会就从“有闲阶级的社会”走向“普遍有闲的社会”。

说到未来的理想社会，那是个劳动不只是“谋生手段”而成了

“乐生要素”的社会。作为整个社会，一万年后也总有一部分时间是为了本身的生存而耗费的。但是对于每个人，即便是为了取得人自身的生存而必须从事的劳动，如果更加自由、更富有创造性，他就会把它作为本人的乐生的要素，不感觉到是被迫从事的谋生手段。现在离这样的理想境界还很远。但是现在人们在闲暇时间的自由创造可以视作这种理想境界在今天社会里的萌芽。

今天的闲是未来理想社会中的萌芽，也说明“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

“闲”

——最小最小的字眼

“闲”这个字，门里有根木头，把门顶住，不让人和动物通过。

《周礼》里就讲到这个东西。那时还没有销子、碰锁，当然更不懂得挂“请勿打扰”的牌子，用的就是“闲”这个东西。由此引申“闲”就有“防御”、“捍卫”、“阻隔”、“范围”乃至“马厩”这些含义。我们现在讲“闲”之为物，与它的这些字义不搭界，单讲它的“闲暇”“闲空”和由此引伸出来的那些涵义。我既然在做“闲”这个字眼的文章，就不能不对“闲”这个多义字做一番交代。

自古以来，人们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内做的才是正事，而在闲暇的时间做的“闲事”就是与“正事”相对立的事情了。闲事有两个含义：一是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插手这种事情就是多管闲事、瞎管闲事；还有一个含义便是“无关重要的事”，去做这种事情是很不值得的。

罗列一下“闲”字头的语汇，在言语方面的，有“闲谈”、“闲聊”、“闲扯”、“闲问”、“闲说”、“闲言”、“闲语”、“闲口”、“闲舌”等等，其中有哪一个是重要的？还有一个“闲话”，甚至连写“闲文”的人别人都不给予重视。我们在小说中不是经常看到一句话：“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吗？

“闲话”一句不说可能也不行，但是小说作者怕“闲话”说得太多走了题，他得赶忙打住。

在行动方面的词汇有“闲串”、“闲逛”、“闲游”、“闲遛”、“闲荡”、“闲玩”、“闲耍”，无所事事的“闲散”、“闲坐”、“闲居”、“喝闲茶”、“吃闲饭”、“管闲事”、“闲账”、“闲事闲非”，发“闲愁”、“生闲

气”……只要带上个“闲”字，就可以说都是属于无关紧要的事。

说到人本身，普通人有“闲人”、“闲身”、“闲民”，官吏中有“闲官”、“闲职”、“闲冗”、“闲曹”乃至“闲杂人等”……

怎么说，反正带上个“闲”字头的人，他们的地位总比不带“闲”字的要低不少。还有听了使人愤怒的“闲谣”和惹得人生气的“闲言碎语”，它们也比不上堂堂正正的“批判”和“指责”。“闲话”、“闲言碎语”之类的东西，它们上不了台面，你可以置之不理，从它们在社会上所起的消极作用而言，其重要性也就打很大的折扣。

当然，我国古今许多文人学士，对忙忙碌碌的生活十分厌倦，喜欢上“闲静”、“闲适”、“闲趣”、“闲情”、“闲雅”、“闲野”……这些带“闲”字头的东西，并歌颂它们。也有人像白居易那样发出了宣言：“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或者有人自我安慰说：“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忙人常扰扰，安得心和平”。“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说来说去有人喜欢、有人歌颂是一回事，但被视作是无关紧要是一回事。就是喜欢“闲”的人也并不认为“闲”是很重要的事。

结论便是文章标题上的：闲是一个最小最小的字眼。

休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一个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业余的时间会越来越多。这是经济运动的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同样的产品，用不着花原来要花的那么多的时间，于是就有了多余的时间。这多余的时间，一部分会用来增加老产品的数量、提高老产品的质量（我们说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劳务），使得社会成员能享用更充分的和更好的老产品。但是仅仅这一方面，会用不完多余出来的时间，于是人们就去开拓新的生产领域，使人们可以享用到新的消费品，得到新的服务。在把多余的时间做了这两方面的使用之后，还会有一部分时间，不要劳动者去为社会做贡献，使得劳动者获得比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这使得劳动者获得比较多的业余时间。

人们对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很珍视的。从消费来说，我们应该想到，从事消费活动也是要花时间的。有了消费品，如果没有时间去消费它们，这个消费品仍然不是现实的消费的对象。何况人除了需要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之外，还有发展和表现自己的才能和个性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业余时间就越来越多。比较发达一些的国家早就实行了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业余时间越多，如何使用好业余时间的问题就突出来了。从个人方面来看，就有一个把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支配好，使这段时间过得愉快、过得充实、过得有意思。从社会方面来看，也有一个如何帮助、如何引导人们支配好这业余时间的问题。为了使人们业余时间过得好，有关的产业部门也兴旺发达起来。

在这里我插进来讲一个“故事”。1980 年我观察到我国中央政

府的机构必须进行改革。我想了一下，我国中央政府每设立一个部门，都不是很草率的，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都要反复斟酌，但是在一个一个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总的一看就很不合理，这是缺乏长远考虑和对政府机构设置缺乏系统研究、理论思考的结果。那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我预计到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进展的结果，必然要求中央政府机构进行合理改组。于是我向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建议，希望我国各驻外使馆的研究室对驻在国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状况作一番了解，整理成材料报回国内，作为研究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参考材料。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就在院内成立一个政府机构改革研究小组，我们就想利用这样的材料。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外交部作了安排，不太久寄回了几十个国家的材料。我在法国的材料中看到法国内阁中就有一个“业余部”。这虽然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是否有变化。即使现在法国政府不再有这个业余部，曾经设置这样的机构还是说明了法国对业余问题的重视，反映业余时间支配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 we 不想去讲整个社会业余时间支配的问题，只讲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休闲活动的。这部分时间不少，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它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而且它对整个社会生活也有很积极的意义，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休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我想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先讲一个道理。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活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没有理由忽视。休闲会使人们愉快，它就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占到应有的地位。

其次从劳动者个人进步来说，休闲本身虽然是轻松的事，不是学习、不是工作，但是各种休闲活动对于个人知识的长进、素质的